

YU

JUN

九歌
著

CHENG

FENG

没想到
你是这样的
世子爷!

GONG



小花阅读

与君共乘风

一桩横跨十年的“吸血”悬案
让分别多年的陆阿莹和白为霜又好死不死撞在一起

传闻里不近女色的冷面俊世子
竟对睽违五年的“竹马”同窗动了心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阅
读

FLORET

READING

与君共乘风

小花阅读【梦中追风】系列 01

九歌 著

北京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君共乘风/九歌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221-14226-9

I. ①与… II. ①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8164号

与君共乘风

九歌 著

出版人 苏 桦

出版统筹 陈继光

选题策划 大鱼文化

责任编辑 胡 洋

特约编辑 层 楼

装帧设计 刘 艳 米 籽

特约绘制 木 子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邮编:550081)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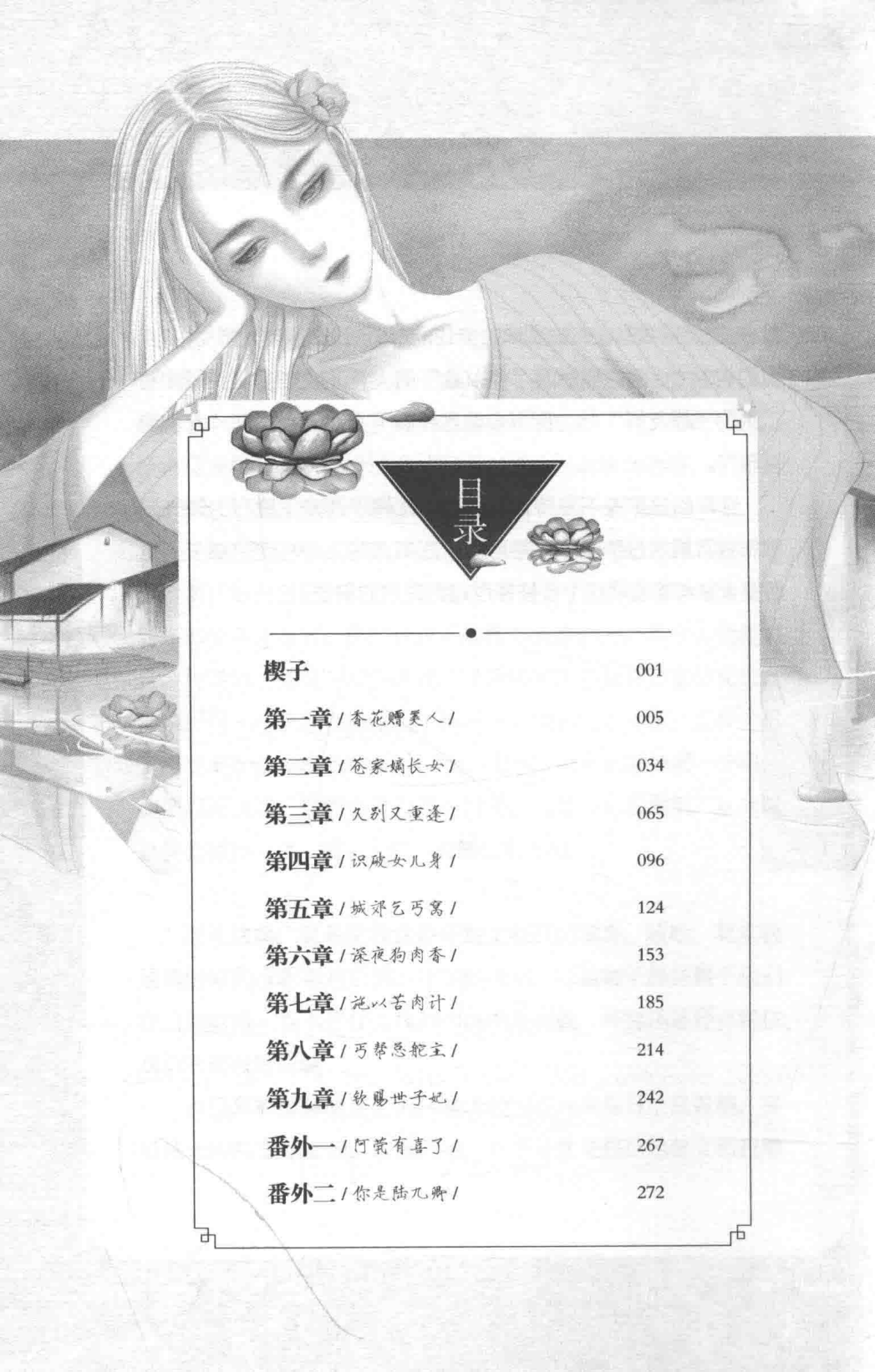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221-14226-9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策划部0851-86828640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731-82755298



目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 香花赠美人 /	005
第二章 / 苍家嫡长女 /	034
第三章 / 久别又重逢 /	065
第四章 / 识破女儿身 /	096
第五章 / 城郊乞丐窝 /	124
第六章 / 深夜狗肉香 /	153
第七章 / 施以苦肉计 /	185
第八章 / 丐帮总舵主 /	214
第九章 / 钦赐世子妃 /	242
番外一 / 阿箬有喜了 /	267
番外二 / 你是陆九卿 /	272

楔子

城西郊外乞儿窝一片血污气息。

一个异常好看的孩子静静坐在一堆脏兮兮的稚童间，格外醒目。

别的孩子或是在嘶声哭喊，或是在低声啜泣，唯独他面无表情，宛如白玉雕琢而成的神仙童子。很难想象，前不久还有数名满脸淫秽的乞者围着他道：“这小东西生得可真好，老子打娘胎里出来还没见过这么俊的娃，怕是过不了几日就要被送走了，倒不如……在这娃走之前，咱们……嘿嘿嘿……”

“姐姐，你叫什么名字呀？”

突如其来的小奶音打断了他繁杂的思绪。

他下意识地循声望去，眼前现出一张娟秀的小小瓜子脸，大半笼在黑暗中，小半浸在皎白月色下，影影绰绰，叫人看不真切。

他有一瞬间的恍神，足足停顿两息，方才启唇：“我不是姐姐。”

等来他的答复，那人明显有些雀跃，本就奶声奶气的声音听上去越显甜糯，她从善如流，连忙改了口问：“那……哥哥，你叫什么名字呀？”

他之所以会开口说话，不过是有意地去纠正自己的性别。

那小奶音既不再说错，他也就没必要再去搭理。

许是今夜太过特别，他竟破天荒地又多说了一句话：“我为何要告诉你？”

本以为对话会就此终结，那小奶音又糯糯地响起，听上去有那么几分懊恼：“那好吧，不说便不说。”

尾音才落，她又想起什么似的，问道：“那你怕死吗？”

乍听之下只觉这孩子问得忒奇怪，他侧目将周遭扫视一圈，目之所及处皆肮脏，即便这四处漏风的破房子里不曾点烛火，也能映着月光看到一地被剥去皮毛的四角走兽，以及因肢体扭曲残缺而抽

搐，痛得放声痛哭的老人和孩子。

他默了默，半晌才道：“不会死，顶多变残。”

“可是……”小孩目光透过窗，投向被月光照耀着的地方，那里摆着成堆成堆冰凉且残缺的躯体，甚至半个时辰前她还曾听过某些人的说话声，虽然他们只是在不停地哭喊，不停地说疼，可都曾是活生生存在过的呀！

于是，她的声音在某一瞬间变得极其悲怆：“已经死了这么多。”

他终于在这一刻看清了小孩的脸，那张脸几乎可以用粉雕玉琢来形容，却因年纪太小而难分雌雄。

小孩看到他正盯着自己，立马扬起一抹笑，说：“我叫阿苒。”

不过一瞬，他便收回了目光，再也不曾搭理阿苒。

夜色渐深，呻吟低啜之声逐渐散去，静到连屋外虫鸣声都清晰可闻，他却无一丝睡意，目光淡淡，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窗外。

窗外一轮上弦月高挂无垠夜空，夜色越深，月光越是冰冷，他突然很想念那床云般柔软的冰丝被。

他的思绪尚在飘飞，窗外突然掠过一道黑影，转眼即逝，仿似

一道幻影。

直至那道黑影悄无声息地逼近，他才抽回心神，定定道了三个字：“陆掌柜。”

安安静静靠在墙上的阿菀突然睁开了眼，目光定定地望向逆着月光的陆九卿：“你们能带我一起走吗？”她两眼弯成了月牙儿，声音甜糯，“我会很乖的，多谢啦。”

第一章

香花赠美人

一：这女孩生得可真美，就是胸口有些扁平，不知将来能否妥善发育。

今早阿莪又在赖床，她正蒙头呼呼大睡之际，屋外忽然传来阵阵雷鸣般的砸门声。

“砰！砰！砰！”

砸门声不绝于耳，这般动静，怕是一头猪都该被惊醒了，她却岿然不动，稳如磐石般蜷缩在被褥中，粉润的唇微微向上扬起，美

梦做到酣畅之时，还会意犹未尽地咂巴咂巴嘴，甬提有多惬意。

屋外砸门之人大抵是真暴躁了，见接连砸了十来下阿菟都未有任何反应，索性直接爬窗而入。待到安然落地，他一个箭步直冲至床前，双手叉腰，气沉丹田，不多时，便有一把聒噪的公鸭嗓在阿菟脑颅炸开——“快起床！快起床！快起床！快起床……”

这等沙哑嘈杂，震得阿菟脑子嗡嗡作响，简直不亚于有五千只公鸭同时在耳边吵开，惊得她犹如被烙铁烫了背脊一般自床上弹起。

尚未睡醒的阿菟脑子犹自混沌着，茫然望向前方之际，眼前陡然冒出一张长着几颗零星麻子的脸，这麻子脸正是先前那公鸭嗓，见阿菟还不曾清醒，索性伸手去拽她身上的被褥。

眼见两只乌鸡爪子似的手就要袭到胸前，阿菟出手如风，连忙裹住被褥。

她下意识做出的动作使那公鸭嗓感到很是不屑，哼哼唧唧道：“你我都是男儿身，还害什么臊？”

“正因为都是男儿身，才更不要给你看。”阿菟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两手将被褥抱得更紧，一派风流地调笑着，“小爷可是专给小姑娘看的，不给臭男人看。”顿了顿，又道，“更何况，小爷

生得这般俊，谁知你能否把持得住，万一起了什么歹心可就不妙了。”

公鸭嗓与阿茱年纪相差不大，也就六七岁的模样，被阿茱这么一说，他的目光便下意识地落在了她脸上。

平心而论，阿茱倒是真生了副好皮囊，倘若世上存在美男坯子这一说法，毋庸置疑她会是其中的顶级存在。

尚未清醒透彻的她面颊绯红，眼神蒙眬，更遑论嘴角还挂着那么一丝倜傥的笑意，公鸭嗓没来由地看红了脸。

察觉到公鸭嗓的异常，阿茱笑意更甚，一双形如桃瓣的眸里波光潋滟：“瞧你这样儿，莫不是被小爷的美色给迷花了眼？”

一语落下，公鸭嗓仿似火灼般地挪开了视线，暗啐一声“妖孽”，便骂骂咧咧甩门而去，只余阿茱一人躺在床上笑得捧腹打滚。

待到阿茱梳洗完毕，饭桌上已整整齐齐坐好五个男孩子。

阿茱从门框里露出个头来，朝众人吐吐舌，一迭声道：“对不住，对不住，我又起晚了。”

阿茱这厮除却脸皮厚实了些，以及爱赖床了些，倒也没啥大毛病，再加上她人又生得俊，是以，大家都还勉强能忍受她那不算什么大

毛病的毛病。

因此，即便她日日晚起，都无人开口去责怪，对这种事早已秉着习以为常的态度。

若是哪天她起早了，才真叫人感到奇怪呢。

阿莪一入座，坐上席的陆九卿便唤伙计上菜。

今日的早点格外丰富，几乎都是阿莪爱吃的。

她夹了一筷子凉菜塞入嘴里，才嚼一下便享受地眯起了眼，笑嘻嘻地仰头与陆九卿道：“掌柜，今日是您亲自下厨的吧？味道可真是好极了呢。”

陆九卿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失笑道：“就你嘴甜。”

阿莪笑得越发可爱，一双明亮的眼都快弯成了月牙儿：“才不是我嘴甜呢，分明就是掌柜您手艺好。”

话音刚落，一旁的公鸭嗓立马就开始小声嘀咕：“噫，千穿万穿马……马屁……呜呜呜……”后边的话都没机会说出口，便被阿莪强行塞了块糕点进嘴里。

“乖，多吃些东西，待会儿才有力气去拜师求学。”

瞅着公鸭嗓被阿莪塞了满嘴的糕点，脸红脖子粗的滑稽样，众

人不禁哄堂大笑。

陆九卿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你呀你，又欺负人。”声线一如既往的温润，非但不像责备，反倒带着几分宠溺的意味。

陆九卿乃是天水府大名鼎鼎的有凤来仪客棧掌柜，平日里就爱养养花、炒炒菜，偶尔收养几个孩子，阿戟与其余五个孩子都是他捡来的。

而今，阿戟已满七岁，其他孩子最小的也有八岁，都到了该上学的年纪。

陆九卿私交甚广，与那常居明月山之巔的当代名士景先生乃是故交，于是，阿戟才与那另外五个孩子有上明月山拜师求学的机会。

世人皆知明月山的景先生最是刁钻古怪，寻常人找他拜师求学，非得被磨掉一层皮不可，哪能如这六个孩子一般，吃饱喝足马车上一坐，欢天喜地地往明月山上赶。

陆九卿的马车乃是他亲手绘图特意找人定做的，即便一下装了六个孩子和一个成年男子也不显拥挤，车外看着朴实无华，车厢内却不胜奢华，连地上都铺了一层价值不菲的兽皮，更遑论那一看便

知价值千金的黄花梨茶几。

阿菟眼皮子不浅，哪些是好东西哪些是次品，她全然分得清。

也不是不曾怀疑过，陆九卿不过区区一介客栈掌柜，何来这么多钱财置办这些好东西，终究还是她年纪太小，发觉自己想不通了，便不再去想。

马车行至明月山脚便停下了，一行六人只得拿着陆九卿写的推荐信往明月山上爬。

阿菟虽已无父无母，却也是个被娇养惯了的主儿，还没过半个时辰便已苦不堪言，边爬边在心中吐槽。

也不晓得这些所谓的名士弄这么多虚的东西作甚，非要把房子建在这般陡峭的山峰之上干什么，好似不折腾人就不配当名士。

待阿菟一行人爬上明月山之巅时，日头都要落山了。

遮天蔽日的杏花随风瞎晃，这明日山之巅除却杏花，竟再也找不到任何东西。

阿菟捶着两条走到发麻的腿，四处张望着，别说要找到景先生的住处，连半块瓦都看不到。

就在几人准备往回走的时候，杏花堆叠的远方忽然走出个矮墩墩的胖童子。

待到他走近了，阿戟才发觉，世上竟有人能生得与正月十五吃的糯米团子一般无二，他若是一直不说话，怕是都能被人误以为他是一颗糯米粉捏成的团子。

胖童子虽长得憨厚喜庆，说起话来却是相当正经，只见他在两米开外停下，拢着袖子朝阿戟等人作了个揖，一板一眼道：“吾乃景先生座下童子，特来此地考查诸位。”

语罢，也不管众人是否弄清楚了他的来意，便开始细细打量六人，足足过了半盏茶的工夫，方才收回那刀子似的眼神，得出最终结论：“还请这位小公子留下。”

作为胖童子口中的小公子，阿戟犹自一脸蒙逼。

先前叫她起床的那个公鸭嗓不乐意了，愤愤不平道：“你怎就偏偏选中了他呀，他除却长得好看了些，简直一无是处啊！”

胖童子也是个耿直的娃，直言不讳道：“我家先生嘱咐过，此番只需选长得好看的，不必考虑其他。”

阿戟这才悠悠抽回心神，不由自主地摸着自个儿的脸蛋，感觉

甚是微妙。

总之，阿菂就这般莫名其妙地被留了下来，糊里糊涂成为景先生座下弟子。

当日她便被胖童子领进了景先生的住处——杏花天。

大抵是让杏花天这个名字显得更加名副其实，杏花天内杏花树扎堆，此外，再也见不到其他树木，放眼望去，除却粉白便是粉红，美则美矣，阿菂却觉得，看着未免太显娘气。

怀揣着这种心思的阿菂被胖童子带着东绕西绕，终于抵达胖童子口中所说的西苑。

一路走来时，胖童子便已说明，杏花天虽占地甚广，这块地的主人景先生却不爱建房，酷爱种杏花树，于是乎，导致近乎占了半个明月山山头的杏花天内只有十五间厢房可供学生居住。

阿菂莫名觉着有些烦闷，与陌生男子同住一个屋檐之下，整日朝夕相处，岂能不被人发现她的女儿身？

然而这样的顾虑还未在她脑子里飘荡多久，便被一帘帷幔给打消。

那是一帘苍青色的帷幔，密不透风地将整间厢房分割成两半，她那素未谋面的室友虽不曾这般说，却也明摆着，就是“私人领域不容侵犯，你我以此帷幔为线，谁也不要打搅谁”的意思。

都被人嫌弃得这般明显了，阿莪非但不难受，还乐得只差写块匾额高悬房梁之上，上书曰：“妙！妙！妙！”

胖童子是个正经孩子，闹不明白为什么阿莪一会儿愁眉苦脸，一会儿喜笑颜开的，又与她交代了几句，便退了出去。

房内洗漱用具、被褥床单一应俱全，并无阿莪要另外添置的东西。

除却不能在房内沐浴，姑且还算满意。

胖童子却在临走时给阿莪补了一刀，告诉她，明月山上共有三口温泉，一口供景先生自己享用，一口供下人书童驱寒解乏，最后一口自然就是供学生们使用的，因此，除却这三口温泉，院中不再设汤池供人沐浴。当然，你若是想找刺激，跳进山涧里去洗也不是不可以，前提是得把命带回来。

于是，原本笑嘻嘻的阿莪顿时又忧郁了。

阿莪向来活泼好动，虽不喜与男孩子同住一间房，可真住一起了，